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綺樓重夢 第十五回 十萬倭兵重作亂 九重恩旨特開科

賈蘭小鈺聞知老爺傳喚，便同到紅藥院來聽候吩咐。賈政說：「不為別事，只因聖上特特放我職居言路，我不敢效個寒蟬樣兒，上負天恩。現在雖說聖朝並無關政，但各省營伍廢弛已極，也不是個備預不虞的道理。想要上一本，懇請嚴飭各督撫提鎮，加意整飭，以修武事。你們那個筆下好些，代我起個稿來。」蘭哥道：「這些武營訓練的方法，小鈺兄弟的內行熟習，又且他筆下爽朗明透，叫他擬來，請老爺改罷。」賈政點點頭道：「便去做個稿來，要說得懇切些。」小鈺聞不得一聲，即便跑回學裡，伸紙疾書。碧簫瞧見注語是「為各直省營伍廢弛，懇請傳旨嚴飭該督撫提鎮，力加整頓，以裕武備事」，便知有些干係。把身子靠在他椅背上，看他一揮而就，便贊道：「好極！真個確中時弊。」舜華接來一看，說道：「雖則愷切詳盡，但恐口眾我寡，空言無補。」優曇道：「言而不行，臣心已盡，就無愧了。諒來也沒什麼譴責的。」小鈺便忙忙送給賈政，賈政看了道：「很中肯綮。」交給蘭哥道：「你瞧何如？」

准不准呢？」蘭哥未及答話，小鈺道：「林妹妹說：『恐怕眾人意存迴護，定有一番飾說，未必中用。』」賈政道：「我也想到，但是把這些利弊說破了，問心無愧，聽候聖上的睿裁罷了。」

小鈺道：「優曇也是這麼說。」蘭哥看完了，說道：「且奏了，盡了臣下的微忱。諒來聖明必沒什麼見罪的。」賈政說：「不錯，就交小鈺恭繕停當，明兒就要上的。」小鈺問：「有那裡要改嗎？」賈政道：「不用改，就這麼謄罷。」小鈺退進園來，向舜華道：「我的小楷粗笨得很，煩妹妹代寫一寫，增增光。」舜華接了，便磨墨濡毫，恭恭楷楷，頃刻繕完。小鈺就呈與賈政。第二日早朝，就拜上了。即日發下硃批。蘭哥在內閣抄了回來，批的是：「此奏確有所見，內閣即傳旨各直省督撫提鎮，明白回奏，統限兩個月。遵奉批旨，各查明確切實在情形，務限於兩月內一律覆到，毋得迴護支飾，觀望遲延，自乾重譴。原折並抄發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就是准的了。只是要明白回奏，恐怕他們反要強賴呢。」過了兩月，紛紛覆到。總說是並無弛廢的話，甚至有的說賈政書生之見，紙上談兵，意在沽名，並無實證等語。皇上匯了總，加批：「內閣學士會同九卿，即日秉公妥議速奏。」這些閣部大臣不好偏袒，只得議個賈政久任京職，外省情形非所目擊，不過風聞奏事。今據各省奏稱，並無弛廢，諒不敢欺罔支飾。請再通行各直省，益加留意整飭，以仰副皇上鄭重戒行至意。竟是這樣圓融議覆。奉未批：「著照所請速行。」內閣就趕緊發個廷寄顛頂了事。

過了殘冬，忽又開春，小鈺時方九歲。到三月間，賈政又轉了兵科給事，十分感激天恩，愧無報效，也不過恪勤供職便了。到了四月間，天氣漸熱。下了衙門在王夫人房裡閒談消遣。

忽見蘭哥慌慌張張跑來說：「不好了，山東剿未盡的海盜，剩有七八個逃往倭國。慫恿倭王，說內地兵驕將惰，容易取勝。倭王動了慾念，就差了個元帥名為萬夫敵，率領猛將千員，雄兵十萬，來到山東沿海地方，大肆劫掠。周太親家帶兵往剿，戰敗陣亡，全家盡行被難。如今山東巡撫帶了按察司，會同提鎮，領兵十萬前去抵禦，不知怎麼樣了。」賈政吃了一驚，站起身忙問：「是那裡得來的信？」蘭哥道：「現有山東巡撫奏折，發到內閣呢。」賈政忙問：「怎樣批的？」蘭哥說：「硃批內閣九卿速議。」王夫人流淚道：「可憐探春也逃不脫這劫！」

賈政說：「國事要緊，那裡還顧得私事？」蘭哥說：「我再去打聽打聽。」賈政也坐不住，一同都出去探信去了。李紉等聞得探春被害，無不哀痛。岫煙也帶了眾學生到上房道惱。小鈺道：「還早呢，這個大劫數，盡有許多人受害的。」碧簫笑道：「我的飛刀有用處了！切些倭腦袋下來玩玩有趣——」話未說完，蘭哥進來說：「了不得，山東布政發了八百里加急的折子，奏稱巡撫全軍覆沒。賊勢猖狂得很。現議遣山西巡撫提督帶兵十萬，江南巡撫提督帶兵十萬，直隸按察司同兩員總兵帶兵五萬，三面進剿。皇上又添派了湖廣巡撫提督帶兵十萬隨後策應，又差御前大臣兩員，帶領羽林軍三千，前往督陣。插翼傳旗的諭旨，碌亂分發開去了。」賈政回來也是這樣說。隔了幾個月，已是冬天了，那各路的敗信陸續飛報進來。皇上念著萬民塗炭，文武捐軀，十分憂憫得很。朝中也沒人敢出個主意。賈政就喚了蘭、鈺兩孫來，說道：「我想太平日久，將不知兵，兵不習戰，徒然用些不教之民經受賊刃。況且紛紛撤調，天下震驚，更非長策。不如下個特旨，開設個奇才異能的恩科，無論林下官員，舉人進士，平民百姓，以及山中隱逸，緇衣道教，閨閣女流，總要取那文能戡亂，武可勝敵的出眾英豪，以收實用。就在明年六月初一日，舉行文科鄉試，八月初一日，舉行武科鄉試。不用另差主考，就便責成各省督撫提鎮大員，秉公考選。統限十二月內齊集京師，後年正月半後，文武同日會試，三月初間，同日殿試。就在榜下選擇將材，提兵剿寇，必有豪傑之輩應命前來的。你們兩個照這意思快去擬個奏稿來我瞧。」兩弟兄答應一聲，忙去起稿，不多時，做了來呈上。

賈政看了道：「好，就去謄繕起來。」小鈺依先來央舜華，在燈下端楷謄繕。第二日五更早朝，賈政便去進呈御覽，兩弟兄都在上房聽信，天明後賈政回家，王夫人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

賈政說：「折子已遞，諒來今日便有諭旨的。」王夫人又問：

「朝中談及賊勢何如？」賈政道：「利害得很，倭帥多謀足智，用兵如神。他麾下健將最狠的，叫做八大獅子。這八個人真有萬斤之力，使的刀斧各重有八九百斤。憑你什麼軍器，擋著就斷，其凶無比。次些的叫做十八象，再次的叫做十二虎將，再次叫做二十四狼將。這六十幾個賊將，是人都敵他不住的。餘外兵將，個個英雄。除了山東本省被害的兵民無數可查，那外省調去的官兵，已傷掉了七十多萬。如今把濟南省城圍得鐵桶一般，城中不敢出戰，單靠著火炮轟擊，才得略退遠些。將來火藥鐵子放完，就不保了。鄰近各省邊界，都是設卡安營，排著火炮，以防侵突，都是危急萬狀。我這折奏，自然該准的。」

原想將試期改早些，因為通行天下，總得這些日子，算來還得一年多的鬧哩。」王夫人說：「老爺何不竟保舉了小鈺、碧簫去平他。」賈政道：「將帥是三軍司命，不輕易的。他們到底年紀太小，信不及。果然考起來，能把天下的英雄都爭得勝了，才敢放心。」正在說話，內閣發單來傳賈蘭，蘭哥即刻就趕了去。不多時，打發跟班的送了抄的硃批來，上寫著：「兵科給事中賈政一本，為請開文武特科，以憑選將平寇事。本日奉硃批：所奏甚是，著即照所請速行。」又說：「大爺講的，衙門裡忙得很，今晚恐怕不得回來，別要惦記。」果然直到第二日的午後才回家，說：「旨意已經傳旗插翼八百里，加緊的通行各省去了。」過不一月，又報賊兵攻破濟南，殺得城中屍填如山，血流成河。從此接連連，俱是敗信。聖上憂惶得很，減膳止樂。到了元旦五鼓，就上天壇虔誠禱祝，復又到地壇一般求禱。這年並不受百官朝賀，皇后娘娘也在宮中率領妃嬪並兩位皇子齋戒祝天。且不細說。單說前兒個除夕這夜，小鈺約了碧簫去聽響卜，碧簫道：「黑地裡，我不便外去，只往芬陀庵裡去聽聽罷。」小鈺道：「我到門房前聽去。」兩個就分路悄悄的摸將出去。碧簫進了庵，到後殿院子裡躲著。只聽見明心問道：「封了沒有？」授鉢道：「封停當了。」傳燈道：「快得很哎，真正好本事。」碧簫就笑著走上殿去，問：「封什麼？」明心說：「封那齋天的佛馬。」碧簫便轉身回來，見了小鈺，問：「聽些什麼話？」上鈺笑道：「包勇喝醉了，要打長興，長興著了急，叫道：『好王爺，我知道你的本領強。實在的怕了你了。』我單只聽見這話。」碧簫也把聽的話告知他，兩個十分歡喜。不題。忽忽到了六月初一日，小鈺去進了文場。

十五日場畢。七月初九，龍日發了榜，小鈺中了第一名解元。

凡下北闈的，都是注明原籍某省，皇上看了籍貫三代，知是賈政之孫，賈妃之姪，十分欣悅。賈府裡開筵道賀，是不必說。

轉眼間已是七月二十以外，舉子們紛紛報名投卷。小鈺又要去考，碧簫私下求告他道：「你已經發了文解元，這武解元讓了我罷，別考了。」小鈺不肯。碧簫再四的央求，小鈺笑道：

「要我不考也容易，你只送個香香算謝儀，便依你。」碧簫不懂，問：「什麼叫香香？」小鈺輕輕說道：「就是親嘴。」碧簫紅了臉，挨了一會。小鈺：「你不肯，我即刻報名去了。」站起身要走，碧簫沒法，只得喝口茶嗽嗽口，走近身去。害臊得很，又

站住了。小鈺一把攙過來，在自己膝頭坐下。嘴接著嘴，還把舌尖吐將進去舐了一回，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。我不去考了，讓你掄元罷。」碧簫羞得滿臉通紅，央祈道：「好兄弟，千萬別告訴人。」小鈺道：「告訴了人，爛我的嘴。」碧簫點點頭，便去端整下場。八月初一日至初四日，考試馬步箭；初五日至初八日，考試刀槍劍戟；初九日至十二日，考試石墩硬弓及一切雜技。其中有個趕來下北場的少林寺僧人，年紀四十歲以外，法名超勇，生得狀貌醜惡，身長八尺，腰大十圍。他能二百步外射穿楊葉，箭箭俱中，與碧簫的箭不差什麼；刀法也精，與碧簫的畫戟也不相上下；但是他的力氣大，能舉一千五百斤的大石，開的五十個力的硬弓。碧簫比不上他，著了急，就獻出飛刀的這手來。二百步外，飛將過去，把那插著試箭的這株柳樹斫得精光，連那埋在地下的根都掘了起來，斫得粉碎。

和尚卻沒有別的技藝。還有一個姑娘，姓薛名藹如，年十一歲，南京籍，就是薛蟠的無服族姪女，特趕來下北場的。他的弓箭長槍也是十分出色，並善打彈弓，百發百中；又且花容月貌，竟像是碧簫的同胞姐妹。兩個會見了，投機得很，約定場畢之後，彼此往來拜望。其餘應試的人雖多，俱是些庸庸碌碌，無足觀者。十三日歇了一日，到十四、十五兩日考試內場。碧簫怕被和尚爭了頭名，對小鈺講起，深為憂慮。小鈺道：「你的飛刀賽過了他，況且這和尚的內場必不很好。我替你擬了一篇平倭論，做得頗精透，你快趁今兒的空，記熟了，包管第一名。」

只是還得送我個香香才給你呢。」碧簫啐了一聲，接過來讀一遍，果然是決勝料敵瞭如指掌，天時地利，歷歷陳說出來，真正一篇絕大議論。連忙福了幾福，道聲謝。小鈺道：「福來那裡算得數呢？」碧簫又啐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別鬧，讓我記罷。」

小鈺才由他去讀。十四日進場，十五半夜後，碧簫扯了薛藹如，同到大觀園來。小鈺見了，眉飛色舞，喜躍不可勝言。藹如見了小鈺這樣風流品貌，雖則初會有些腼腆，心裡卻相愛得很。

岫煙是他的孀娘，自然投合。眾姐妹都和他十分親熱，明早同到上房見了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。寶釵是他的姑母，也極歡喜。

王夫人問他寓所，知在旅店安歇，就打發人去搬了他的行李來，留在園中同住。他和舜華更加密切，兩個就同炕開了鋪。只是晚間換睡鞋，解小解，有了小鈺在房，未免有些羞羞澀澀，不很方便。過了幾天，漸漸也就慣了，不很在意。主考奏定二十六虎日放榜，廿五黎明，小鈺到榜下一看，飛馬回來報導：

「碧姐姐第一，藹姐姐第三，那第二名就是超勇和尚，柳湘蓮道士中在八十名外，黑鯉頭鹽婆中在一百多外。」碧簫道：

「多賴你這篇好論才爭了個解元。」小鈺笑笑說：「做論的謝禮還沒有送呢。」不一會，報人也都來了。府中紛紛彼此道喜，設席宴賀，忙個不了。鷹揚宴上，這第一、第三兩名，像鮮花樣的兩個小女孩兒；第二名像兇煞神君樣的一個長大和尚；其餘男女混雜，三教並登，倒也新樣得很。過了幾天，超勇就具了個稟貼，求兵部轉奏，內稱：他寺裡共有三百餘人，兩個是師弟，其餘皆是徒子徒孫，各有多般武藝，情願領了前去徵倭。